

◎百家谈

我亲历的中外文学交流故事

徐小斌



徐小斌

《蒲地蓝》是我的一个新短篇，首发于《作家》杂志今年第6期，《小说选刊》第8期选载。小说重点讲述了一位老人无意中发现美味牛肉面的故事，这引发了英国纸托邦翻译团队的兴趣。团队很快进行了翻译，并做成专题网页。翻译梅根和我用双语阅读了小说中吃牛肉面的桥段，出乎意料地受到东西方很多读者的喜爱。他们对中国的牛肉面大感兴趣，都跑出去找这样的牛肉面，国内“80后”和“90后”年轻人纷纷留言：“听得我都流口水了。”通过文学作品传递中国文化，实在是一件自然而美妙的事。

我的作品海外出版发行始于上世纪90年代。2009年算是一个突破，世界著名出版公司西蒙与舒斯特预付了8万美元，签约了《羽蛇》和《敦煌遗梦》两书。之后，《羽蛇》又签了几个语种，如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挪威语等，日本也翻译了《蓝毗尼城》《银盾》等四五个中短篇小说。之后，希腊翻译了我的部分中篇小说，英国的巴米斯蒂亚出版公司通过英国翻译家尼基·哈曼联系我，出版了我的部分作品。

除了作品走出国门，我自己也经常到海外与外国读者进行面对面交流。1996年，我应杨百翰大学之邀赴美讲学，当时在科罗拉多大学任教的葛浩文（翻译过莫言作品）同时向我发出邀请，我做了题为《中国女性文学的呼喊与世界》的演讲。可能也是借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女性文学热的东风，讲座出乎意料地受欢迎。老葛当时正在翻译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每天都要问我很多问题。我的回答极其耐心，比若干年后人家翻译我的小说还耐心。但同时我心里也在想，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实在太大了！大到难以想象。有时甚至需要翻译重新修改，才能保证母国的读者看得懂。

幸好，有这么一群人，用自己的行动搭建文化交流的桥梁。

最令我动容和不能忘记的，是《羽蛇》的翻译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Gibbon），他的中文名是霍华。

我和他远隔浩瀚的太平洋，从未谋面，但似乎又离得很近。我的《羽蛇》，他似乎十分懂得。特别是懂得主人公的孤独、她的寂寞，她的神性，甚至她潜伏得很深的善良。因为霍华，也是这样一个人。

霍华是加拿大翻译家，曾经在中国生活居住了很长时间，在外语学院教过书，也在《中国日报》工作过，翻译了大量文学作品，对中国文学有着赤诚的热爱。他的祖先，便是大名鼎鼎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他一生中翻译的最后一部小说，便是我的《羽蛇》。

2005年初，霍华已经73岁，此前已宣布不再接新的翻译任务，但读了《羽蛇》（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之后，决定破例。2005年末，我终于与霍华通上电话，在电话中我感觉到他的幽默与坦诚。他说：“我这个老外也觉得你的中文水平很高。”但是他紧接着说到了翻译此书的难度，他说有些地方几乎是不可译的。紧接着发来的邮件中，他说要在翻译前再精读一遍。他极其认真的态度让我肃然起敬。

我们开始邮件往来，他有时叫我大斌，有时叫我小斌或者大小斌，有时自称白酒翁，有时又自称长臂猿，非常有趣。他说非常喜欢这部书，但也坦率表示，译书速度会非常慢。如果我嫌慢的话可以找别人，不用考虑他的感受。我十分坚定地表示，再慢也没关系，我会等待。就这样，在2007年4月，他终于译完了《羽蛇》的前三章。而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正是在看了这三章之后，才决定跟我签约的。

2009年，《羽蛇》英文版全球发行，长着双翅的《羽蛇》飞向了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在国内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文艺报》也在头版登了这个消息，我准备做完手头的事，尽快去跟这位老翻译家见面。

霍华有每天游泳的习惯，他幽默、纯真，但内心孤独，略微自闭。他渐渐老去，靠酒和安眠药打发他发达而已无力表达的智慧。没想到，2011年夏末秋初的一个早上，他迎着东方出现的曙色，只身游向大海，再也没有返回人间。而恰恰是那年，我已买好了去加拿大的机票，准备看他。消息传来，真是无比悲伤。幸好此前我专门到云南腾冲为他买了一副翡翠挂件，表达了我一点点心意。俗话说：黄金有价玉无价，我与霍华的友情是无价的！

另一位令我无比感念的翻译家，是英国女翻译家尼基·哈曼。她很早就看中了我的小说，正是由于她的推荐，我才得以在巴米斯蒂亚出版公司出版新书和中短篇小说集。新作《蒲地蓝》的翻译，也是由于她的推荐。

记得2016年伦敦书展，中国出版集团展位最上方是“感知中国”4个

白底红字，下面赫然挂着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两位先贤的巨幅画像。当地时间下午4时45分是我新版英文书的发布会，我回忆了一下1996年第一次到海外讲女性文学，正好是20年！发布会最后，我引用获诺贝尔奖的英国作家威廉·高登的一段话，大意是：“无论我给你一个女人什么，你都会得到她更多的回报，你给她一座房子，她给你一个家；你给她一堆食材，她给你一顿美餐；你给她一个微笑，她给你整个的心！”我接着说：“如果是这样，希望你们给我信任，你们会发现我的书给予读者的是十二万分的诚意！”

所有在座的人都留了下来。读者们纷纷购书，有两位印度读者给我的印象很深，他们的打扮像是印度的瑜伽行者，其中一位对我说，喜欢我的声音，像唱歌一样。另一位说，我说话像念诗，尽管不懂汉语，但似乎能听得懂我的意思。这当然令我开心，没人不喜欢赞美。他说了又说，万分真诚，以至于耽误了不少签名的时间。他们走后许久，尼基等人反应过来：“为什么不和他们谈谈印度语的版权呢？”

第四天，赴著名的利兹大学演讲。校方负责人是弗朗西斯和莎朗。弗朗西斯的眼睛是蓝灰色的，很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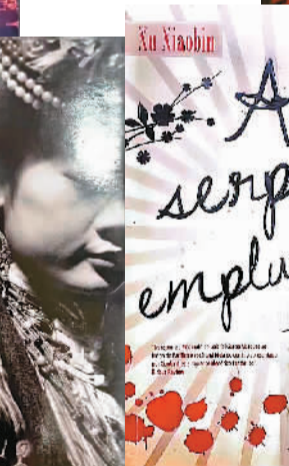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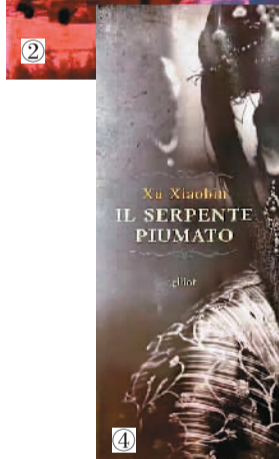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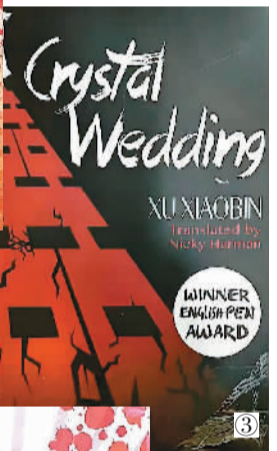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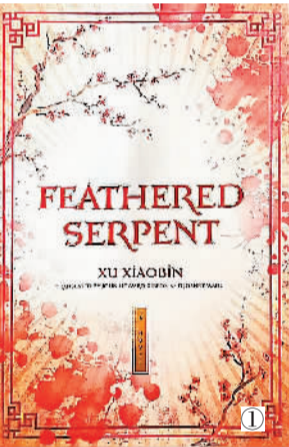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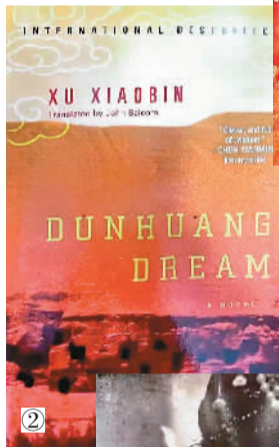
而莎朗更是个典型的英国美女，两位都是研究《聊斋志异》的专家。下午3时开讲，下面坐了不少人，且有书店老板现场卖书。在弗朗西斯主持下，演讲从一开始便成为问答式，很新颖，我准备的稿子一点没用上，反而舒服。譬如一开始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写作？”就足够我讲半天的。演讲进行了两个小时，我以一首美国女诗人艾德里安娜·里奇的诗作为结束语，掌声热烈。

书店老板说这是书卖得最好的一次。我暗自庆幸：总算对得起大家的辛苦了。弗朗西斯和莎朗也都认为是讲得最有趣的一次，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像听故事似的，竟然忘了拍照！很多读者喜欢我的那句话：“时间把历史变成了童话。”是呀！我在黑龙江的那些青春岁月，如今在年轻人这里不都变成了有趣的故事吗？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快，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值得庆幸的事。希望我的小说再次跨越太平洋，拥有更多读者。也希望有更多优秀的作品能充分展示自身的魅力，引领读者进入文学殿堂。走进来，走出去，“环球同此凉热”！

（作者系作家、编剧，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 ①《羽蛇》英文版
- ②《敦煌遗梦》英文版
- ③《水晶婚》英文版



- ④《羽蛇》意大利文版
- ⑤《羽蛇》西班牙文版

本文配图由作者提供

◎新作评介

在文化观念碰撞中寻找自我

——评石一枫《逍遥仙儿》

张艳丽

火不容的冲突，其背后则是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碰撞与交锋：被苏雅纹“开化”了的王大莲与父亲道爷的斗争成为两种文化的较量。长期以来，王大莲唯父亲马首是瞻，为照顾父亲放弃去城里读书的机会，甚至连丈夫都是因为给父亲掏炕灰而认识的“六”。浸淫在传统伦理中的王大莲，是父亲的左膀右臂，是孩子们的母亲，是坐拥高档房产的富婆，却不是她自己。在苏雅纹的现代精英文化启发下，王大莲毅然向父亲发起了强攻，脱离了父亲的控制，活出了一个崭新的、独立的自我。然而，过去活在父亲脸色下的王大莲，后来却活在了苏雅纹的脸色里。王大莲的精神困惑是一种一夜暴富的拆迁户的心灵迷失，也是一种传统伦理遭遇现代价值观冲击后的不知所措。一向孤高冷傲、条理清晰的“新北京人”苏雅纹似乎一直清楚自己要什么，她熟稔各种外国教育理念，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培养成“中西合璧”的学霸。当儿子因拔苗助长出现心理问题，特别能战“的”她似乎认识到了，自己也不过是信奉“都是为了孩子”的盲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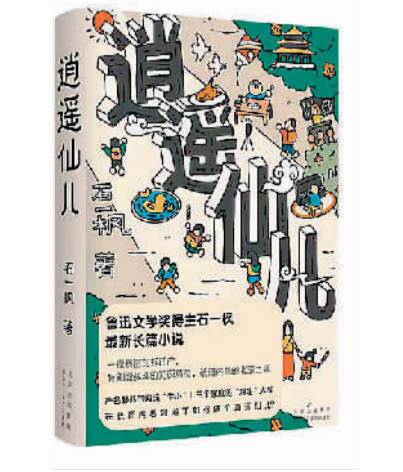
跟风者。小说最后，经历过从贫穷到一夜暴富、从暴饮暴食到厌食、从被人推举到被人谩骂的道爷彻悟，离开了喧闹的都市，来到远郊一个小村庄干起了种菜老本行。当女儿王大莲提议拆掉小院那堵墙时，道爷说：“隔开也有隔开的道理，或者给它开个门也行。”在与女儿较劲的过程中，老人已接受并理解了现代家庭秩序的改变，不再勉强儿女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什么叫众乐乐？那就是拿你的乐也当了别人的乐儿，这就难免强迫别人乐，不公道，倒不如各自乐和各自的。”道爷的心不再拧巴，不再跟人对立，不再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但那份仁义、公道、诚信还在，那份对传统文化的执着依旧。小说以道爷的“悟道”回答了错综复杂的教育问题的，给人一种清明的启示：在瞬息万变的社会潮流中，每个人都应该对生活有独立的思考、清醒的认识、坚定的选择，唯其如此，才能不陷入“内卷”的漩涡。

这部小说虽以教育为题材，但其承载的思想内涵超过教育本身。题名

《逍遥仙儿》意味着作品旨在探讨现代人如何在驳杂的教育理念更迭中葆有一颗清澈的心，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以文化为源头获取高远的眼光、大气的格局、宽广的胸襟以及超然世外的心态，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纠结中寻找平衡，最终建立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实现人生价值。

作为一名深具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石一枫的创作立场是平民化的。从《特别能战斗》《世间已无陈金芳》《地球之眼》到《逍遥仙儿》，他一直着力塑造社会变迁中的典型人物形象，力求追索人物心灵发展历程，透视时代风云，以达到启发人们现实思考的创作宗旨。《逍遥仙儿》进一步证明，石一枫已成为北京作家中一位风格鲜明的青年作家。

（作者系华北科技学院文法学院副教授）



近年来，学者张柠转向小说创作，相继出版多部作品。新作《江东梦》（人民文学出版社）从当下回望历史，书写战争背景下的众生相，既展示了全民抗战的同仇敌忾，又深挖国难当头个体在民族大义与个人荣辱之间的选择。

阅读《江东梦》，需要将其放在张柠整个创作中来理解。《江东梦》是继《三城记》《春山谣》之后作者百年中国史书写的第三部作品。《三城记》书写“80后”出生及成长故事，立足当下；《春山谣》讲述20世纪中期的历史，回望知青岁月，一直写到改革开放；《江东梦》将视线投向更遥远的年代，即20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这三部作品勾勒出百年中国历史的侧影。张柠的另一部作品《玄鸟传》则是三部曲的补充，探究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从一个侧面来强化百年中国史这一主题。

《江东梦》开篇，一座名为“德茂公寓”的建筑出场，作者对其外貌进行了细致描摹，对其历史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认真考察，古老的建筑将历史感与沧桑感慢慢带了出来。从繁华到落寞，从萧条再到繁华，公寓见证着历史的变迁与个体在时代中的浮沉。小说从一个家族的逃难开始写起，一点点复原当时的社会风貌与人情冷暖。从局部抗战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历史大幕拉开，故事一直讲到战争结束。《江东梦》主要围绕商界要员与富商两大家族展开，涉及子辈、孙辈几代人构成的庞大家族体系。随着情节推进，蔡氏家族人物纷纷出场，命运流转，演绎出生活的复杂性。另一个家族里，富商董方均的故事也慢慢展开。时局动荡中，他们不得不为保命而逃亡，最后也在蔡家寓所的安排下，也住进了德茂公寓。

世事的变幻莫测与命运的偶然性是小说反复书写的主题。某个人突然离开，又突然回归；因时局开始逃难，片刻休整安稳之后继续做生意；看似一切都稳定了，情况又瞬息万变。故事里始终有战火在隐隐燃烧，只是作家巧妙地将其分散在何处，通过各色人物的交往、对话、书信、电报、电话以及心理活动，将局势一点点呈现出来，是战争书写的新探索。

《江东梦》的可贵之处在于，以日常视角透视日寇铁蹄踏下的百姓生活，聚焦德茂公寓以及慈恩堂这两个空间中避难的人们，彰显了深蕴在中国民间坚韧顽强的生存意志。除了隐忍，作品更写到了反抗，民族危亡、国家大业事关每个人，各行各业的人们纷纷贡献自己的力量与日寇抗争，作品由此彰显出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同时，作家在家国大义中融

聚焦华文文学创作新特征新风貌

“华文文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讨会举办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11月11日至12日，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江苏省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和江苏师范大学共同举办的“华文文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江苏徐州举行。来自海内外的70余位专家、学者、作家参加会议。会议分开幕式、《2020—2022海外华文文学精品集》新书发布会、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挂牌仪式、主题发言、专题研讨和闭幕式等多个环节。

与会专家认为，华文文学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华人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华文文学的版图不断扩大，已成为一股无法忽视的创作力量。华

文文学创作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间有着丰富的内在联系，发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华文文学中的表现与传播，对于推动华文文学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积极意义。

研讨会期间举行了《2020—2022海外华文文学精品集》新书发布仪式。该书由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江苏师范大学教授方志主编，国际新移民华文作家笔会会长卢新华担任顾问，作家出版社出版。内容分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3卷，作者来自亚洲、北美洲、欧洲等地，展现了不同文化语境下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新特征和新风貌。

文学界纪念孙犁诞辰110周年

本报电（文一）11月1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主办的“孙犁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文学史的反省与评估”“前期小说新探”“环境与作家心态”“材料与问题与方法”展开专题研讨，并就孙犁研究的最新成果、史料发掘及晋察冀文学研究方面的心得

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孙犁是革命文学中创作历程最长、成就最大的作家之一，也是当代文学中的著名散文家。自上世纪30年代初试笔投稿，1945年在延安一鸣惊人，到1995年出版最后一部散文集《曲终集》，孙犁的创作历时一个甲子，留下精品无数，并在文体和美学上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以日常视角勾勒历史侧影

评张柠《江东梦》

刘小波